

天水梁柳字洪季即謚之外弟也季長弟陽城曹
授郡守子汝南梅賾字仲真真爲豫章內史遂於
其書而施行焉按顏之推嘗曰北人名字不分今
齊書往往如此然未有舉其字之一字者當時著
必爾東樹按前疏引史記孔子世孫子生鯉鯉
目是冲鄭冲者晉書傳云冲與孫云云亦皆
義苟顗何

援鶉堂筆記三

清代学术笔记丛刊

27

徐德明 吳平 主編

學苑出版社

徐德明
吴平 主编

清代学术笔记丛刊
27

學苑出版社

李惇撰

群经识小

八卷

李惇（1734-1784），字成裕，一字孝臣，江苏高邮人。乾隆四十五年（1780）进士，注选知县。治经深于《诗》及《春秋》三传，晚好曆算。对江藩喜诋斥前人，颇不以为然。将选拔贡生，适友人卒于旅舍，即放弃试事，经营殡葬。有《历代官制考》、《左传通释》等。

《群经识小》八卷，卷一为《易》，卷二为《书》，卷三为《诗》，卷四为《三礼》，卷五为《三传》，卷六为附录，多为《论语》，卷七为附录，多为《孟子》，卷八为补遗，杂论诸经。卷一《大庄五爻》条「丧羊于易」，注云：「能丧庄于易，不于险难，是以易为平易。」《本义》同之。又云或「作疆场之场」。经考，作者提出「场」即「易」，文通义顺。卷二《教胄子》条「《尧典》云命汝典乐教胄子」，注、疏、监本皆同。据《周礼·大司乐》郑注、《说文》「育」字注，认为「育」当作「育」，发前人所未发。卷三《错文》条《竹竿》二章「远父母兄弟」，查监本「弟」下仍有「叶满彼反」四字，考「母」古音米，与上「右」押韵，知朱熹所传之本被后人窜改。卷四《脱文讹字》，十三经中《仪礼》脱误尤多，指出《士昏礼》脱十四字，《乡射礼》脱七字，《士虞礼》脱七字，《特牲馈食礼》脱十一字，《少牢馈食礼》脱七字，检朱熹《仪礼经传通解》有。卷五《城父父城》条，信二十三年传「遂取焦夷」，杜解「夷，一名城父，今谯郡城父县」。二十四年传「邗晋应韩」，杜解「应国在襄阳城父县」，作者详考认为「襄阳」之「阳」当为「城」字之讹，二处「城父」《晋地理志》均作「父城」，盖汉时因沛郡有城父县而改名耳。他如卷六《反坫》、《行行》、《亚饭三饭四饭》，卷七《夫里之布》、《诸侯耕助节》、《公行子有子之丧》，卷八《金滕大诰康诰》、《臬司》、《醋酢》等条，均广征博引，考证精当。

有《皇清经解》本。

此次影印用《皇清经解》本。

皇清經解卷七百一十九

羣經識小目錄

卷一 易

周易篇次 師三爻五爻 輻輳 隨二爻三爻 離

二爻 大壯五爻 卦變 衍文 脫字 澤中有火

太極 圖書 設訓爲大 直其敬也 先天後天

易逆數也

卷二 書

舜典 教胥子 憂擊搏拊 笙頌 梁岐 恆衡

沮雎 濕水 清談爲河 三江 雲土夢 梁州賈

道 漆沮 六卿 河南夏都 五邦 羨文 頗義

皇清經解卷七百十九

李進士羣經識小目錄

爲韻 子孫其達 顧命宮室 孔傳

卷三 詩

刪詩 關雎 車字古音 城隅 錯文 河廣 月

出之光 傲筭 展我甥兮 變文協韻 伐檀 無

知 公子 笙詩 巷伯 濯漑 替引爲韻 阮共

執競 半句爲韻

卷四 三禮

鄉老鄉大夫 諸侯封地 九數 頌湛 嘔夷 前

疾 贊者盟升 筮筮簋 豫榭序 出妻之子爲母

禪或爲導 脫文譌字 請人爲席 飯不從下

乘邱之戰 期而猶哭 味當作沫 悼公之喪 無

斯慤 九原 樂正子春 明堂月令 決獄訟 錫

齡 錯文 相近 大學中庸 耽 宗廟之禮節

方策 蒲盧 華嶽 鄭氏誤讀 集說錯誤

卷五 三傳

手文 五始 及其大夫 紀譌爲杞 失地稱名

紀當爲己 送滕結盟 虛邱之成 風馬牛 縮酒

高粱 號射 二注互異 城父父城 沈尹 五

叔無官 戊爲疾甥 輶不久衣 凡例 三傳

卷六 附錄

論語 孔子生卒 北辰 孝乎惟孝 八佾 繪事

後素 使民戰栗 反坫 木鐸 南容 瑚璉 甯

皇清經解卷七百十九

李進士羣經識小目錄

武子 夷齊 怨乎 葉公 泰伯 太宰 緇袍

入公門章 圭 帷裳 食不厭精 膾不厭細 必

與瓜近 君祭先飯 行行 吾與點也 司馬牛

有若對曰節 盪舟 諒陰 卷懷 竊位 五世四

世 齊人歸女樂 綏 虞仲 亞飯三飯四飯 權

量

卷七 附錄

孟子 河內河東 西喪南辱 轉附朝儻琅邪 萬

鎡 齊人伐燕 置郵 夫里之布 持戟之士 季

孫子叔疑 之楚過宋 諸侯耕助節 六律五音

事君無義二句 諸馮負夏鳴條 禮爲舊君有服

詩亡 公行子有子之喪 進若司 械棘 洪 義
周杞梁之妻 南陽 軻 王子有其母死者
卷八 補遺

慈鵲為遜 金滕大誥康誥 康叔受封 則則 臬
司 軌壯為韻 商 家伯維宰 誤文 韓臻有秘
姜嫄 明堂 軫 軾 萬之以既其匡也 衣裳
兄弟 喪服 喪服大功章燭簡 一溢 酣酢 周
尺 占筮 豫章 唐詰伯禽之命 小別大別 論
語論樂 一魚二名 葭莢兼葭萑葦

皇清經解 卷七百十九 李進士羣經識小目錄

三

皇清經解卷七百一十九

學海堂

羣經識小

高郵李進士 傳著

周易篇次

古有三易今所傳者周易也周易有王注有程傳今人所讀者
朱子之本義也而其篇次皆非朱子之舊謹案本義云經則伏
義之書文王周公之辭也并孔子所作之傳凡十二篇中間頗
為諸儒所亂近世晁氏始正其失而未能盡合古文呂氏又更
定著為經二卷傳十卷乃復孔氏之舊云夫朱子於既亂之後
訂而正之可謂精矣明永樂時諸臣無識復就程傳篇次以朱
子之義附之加以彖曰象曰文言曰而以彖傳象傳文言傳下
之義附之令讀者茫然不解何其陋乎

皇清經解 卷七百十九 李進士羣經識小

本朝周易折中既正其謬而坊間讀本尚仍其故竊謂亦宜改
正以示畫一或曰今本義雖不合而經傳相從使讀者尋省易
了與春秋三傳之例亦合不知通經之士經有未明求之大傳
大傳未明求之注疏反覆研究以知其意豈謂裏集一處遂可
開卷了然也近世學者鹵莽滅裂皆此因陋就簡之說啟之失
莫大焉即不得已欲便學者亦當倣春秋傳之例經文頂格彖
象文言傳低一格俱用大書本義小字雙行削去彖曰象曰文
言曰等字猶為彼善於此也

師三爻五爻

三爻師或與尸王注云宜獲與尸之凶本義因之謹案程傳云
與敵也尸主也自是不易訓詁若解作與尸而歸則與或字

不假且五爻與尸與帥師對舉如王注則添出一層於義爲迂曲矣程傳似勝

輻輳

小畜三爻曰輻輳輻字從車從畱大畜二爻曰輻輳輳大壯四爻曰壯于大輿之輻輳字皆從車從復謹案輻車輳也輳一名伏兔二物判然不同伏兔上承車箱下扼車軸車駕則縛之不駕則脫故可云脫若輻則在輶中取其堅緻輪不敗壞則不相離非可脫之物也釋文於輻字下云本一作輳車下縛也鄭云伏兔於大畜輳字下云作畱者音福老子云三十輻共一轂是也釋名云輳似人履又曰伏兔在軸上似之又曰輳伏於軸上觀此則小畜之輳與此一物也其字亦當作輳無疑皇清經解卷七十九李進士羣經識小

且以古音求之輳爲支脂之人輳爲蕭尤之人輳與目韻若作輳則不諧矣

隨二爻三爻

二爻係小子失丈夫注以小子爲初丈夫指五三爻係丈夫失小子注以丈夫爲四小子爲初謹案此卦以相隨爲義與他卦乘應略別二之係小子係三也失丈夫指初也三之係丈夫係四也失小子指二也易以陽爲大陰爲小則丈夫當指陽爻小子當爲陰爻且二爻皆以下隨上故皆言係初有陽剛之德故不言係而言交上反係于五者以五居尊位故也

離三爻

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注云若不委之於人

不爲則至於耄老而有嗟程傳本義因之謹案日昃之離時之窮也然君子於天命雖無可如何而處之亦自有道若任情而不知制則凶矣非謂值此之時必當鼓缶而歌也梁氏寅曰其歌也樂之失常也其嗟也哀之失常也哀樂失常能無凶乎此說得之五爻曰出涕沱若戚嗟若吉三以失節而凶五以恐懼而吉一剛一柔一中一不中也

大壯五爻

喪羊于易注云能喪壯于易不于險難是以易爲平易本義亦以爲和易之易又云或作疆場之場亦通漢食貨志場作易謹案疆場之場古文本作易其從土旁者後人之所增也漢書傳習者少故其字比諸經爲古此爻及旅上爻喪牛于易易字即皇清經解卷七十九李進士羣經識小

卦變

卦變之說支離破碎朱子豈不知之而仍其說者蓋爲象傳中行往來上下等語故以此釋之也但細尋彖傳並非指卦變而言本義中言卦變者凡十九卦可逐條釋之泰否二卦大小往來明指內外二體咸恒二卦曰柔上剛下剛上柔下本義亦指二體言隨蠱二卦曰剛來下柔剛上柔下本義於蠱卦既以卦體言則隨之剛來下柔獨不可以兌震之二體言乎蓋解二卦本義於蹇明言西南平易東北險阻於解明言利於平易安舒不欲久爲煩擾則彖辭已明矣此皆不必復以卦變言者實之柔來文剛分剛上文柔亦猶損下益上損上益下之義也訟之

剛來而得中无妄之剛自外來而為主於內大畜之剛上而尚賢皆言所以成卦之體不必曰自何卦來自何卦上也且曰剛自外來而為主於內是明言下卦本坤而得乾之初畫為主於內也若云自訟來訟之九二獨不為主於內乎噬嗑之柔得中而上行晉睽鼎三卦皆曰柔進而上行四卦外卦皆離皆以柔居尊位故曰中曰進曰上行不必言其自何爻進自何爻上也升之柔以時升則下巽上順風自地升可指全體言不必指四一爻也漸之進得位上明言漸進也則亦猶之曰漸得位云爾進字不必泥則往字益不必泥矣易之言往可悉數與渙之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上巽下坎剛柔原可以二體言曰得位乎外而上同明指四之得正位而上同乎五也若云六

皇清經解

卷七十九

李進士羣經識小

四

往居三則不得曰得位亦不得曰外矣總之八卦重為六十四卦所謂卦變或自乾坤或自六子猶有可說豈有六十四卦既成而猶曰某卦自某卦來者哉

衍文

彖傳釋經雖有定例然其中亦有錯綜變化處如同人卦既釋卦名又加同人曰三字孔疏謂猶言同人卦曰者是也賁卦賁亨二字先述其文柔來二句後釋其義漸卦漸之進也加一之字所以別於晉卦既濟卦釋曰小者亨也則經文亨小小字可不必覆述矣先儒槩疑為衍文脫文似非惟比卦先曰比吉也後曰比輔也下順從也此實錯誤然本義疑比吉也三字為衍文孔疏謂比輔也者釋比所以得吉語類謂當云比吉比輔也

下順從也於義例皆未愜當謹案彖傳皆先釋卦名後釋卦辭比吉也三字止衍也字比吉二字當在原筮一節之上其文云比輔也下順從也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以剛中也以剛中也四字正言其吉需彖傳云需有孚光亨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

脫字

也訟彖傳云訟有孚窒惕中吉剛來而得中也正與此文法相類竊疑傳錄者誤置比吉二字於比輔也之上後人更誤加也字耳

皇清經解

卷七十九

李進士羣經識小

五

釋其義者若此卦及歸妹卦帝乙歸妹不如其娣之袂良也其位在中以貴行也之類是也有直述爻辭而不釋其義者若比卦比之初六有它吉也大有卦大有上吉自天祐也之類是也又象傳多以吉與失為韻若訟卦之從上吉也與不失也為韻比卦之有它吉也與不自失也為韻小畜卦之其義吉也與亦不自失也為韻隨卦之從正吉也與不失也為韻皆是且象傳無不用韻者亦無連三句不用也字者不速之客來敬之終吉也字頓住然後可承之曰雖不當位未大失也困象傳云來徐徐志在下也雖不當位有與也未濟彖傳云濡其尾无攸利不續終也雖不當位剛柔應也皆其證

澤中有火

大象隨文變化所謂化工之文其所取雖曰虛象然皆實有其理惟澤中有火未見其象先儒有陰火潛然之說廣而推之如雷起澤中能起澤中皆有火隨之亦其象然猶未甚明晝陳沛舟曰日出海中較諸說尤為可據自昏而明亦與革義相近

太極

易有太極是生兩儀所謂由一而生二也兩儀生四象所謂由二而生四也四象生八卦所謂由四而生八也八卦之上復加八卦所謂因而重之爻在其中也易之太極所謂以一畫開天而其下變動皆自此生未嘗以為渾渾沌沌莫可名狀之物也周子於太極上更添出無極則大費解說邵子云道為太極又云心為太極則將曰易有道易有心乎是知易之太極與宋儒所言太極自不相蒙也

皇清經解卷七十九

李進士羣經識小

六

圖書

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謂聖人因河圖而作易可也然伏羲仰觀俯察近取遠取已不專恃河圖至文王周公孔子繫辭盡言其微言奧義又豈圖之所能該耶即謂易從圖出而既有易則圖不足言所謂得魚忘筌也因鳥跡蟲書而作文字謂文字皆在鳥跡蟲書中可乎後之說易者謂易學全在圖中失之矣

設訓為大

益長裕而不設韓氏注云因物與務不虛設也程傳本義皆訓為造作亦未愜當謹案考工記桃氏云中其莖設其後注云從中以卻稍大之也賈釋云鄭意設訓為大故易繫辭云益長裕

設鄭注云設大也周禮考工日中其莖設其後蓋日進無窮不為銳進之意其說為尤

直其敬也

直其正也方其義也頗疑與下敬義不合考戴記深衣篇曰負繩抱方者以直其正方其義也故易曰坤六二之動直以方也先儒謂政正二字古通用謹案戴記政字疑是敬字之譌政敬二字音既相近字形亦近故戴記敬字譌為作政後人因戴記之誤更於文言去文作正耳然鄭注戴記已云政或為正則其譌誤已久矣

先天後天

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邵子曰此一節明皇清經解卷七十九

李進士羣經識小

七

伏羲八卦也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平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平艮邵子曰此一節明文王八卦也謹案文王之易即就伏羲之畫而繫之辭非有二也邵子以天地定位而為伏羲先天之學而為之圖曰乾南坤北離東坎西兌東南巽西南震東北艮西北以帝出乎震節為文王後天之學而為之圖其次則乾坎艮震巽離坤兌考先天後天之說不見於經其詞之位次所謂後天八卦者方向一依說卦傳文讀易者可不按圖而自知若所謂乾南坤北云云者則直以己意為之非有本也何以知乾當在南坤當在北乎即實知其當如此於經又何涉乎至六十四卦圖亦依此法取六十四卦橫圖劈分兩截以合於十二月節氣其牽合安排之迹已自顯然且本

易經之制也聖人之經有必借圖以明之者如禮器禮節宮室
廟廟之制後人閱之可以明古人之制以通聖人之經若易之
圖象即在畫中此外何須有圖耶若以解說卦傳則天地定位
節明八卦之象也雷以動之節明八卦之用也帝出乎震二節
明八卦之位也神也者節又申明八卦之用也理本一貫不得
截然分作二圖若借說卦傳以立圖則是圖可自為一家之學
不當以之說經考今易經讀本前列九圖朱子本義元本無之
其自易學啟蒙中取出列於讀本之前者後人之謬也且動萬
物者莫疾乎雷六句即就雷以動之六句而申其義故水火相
逮三句即就山澤通氣三句而申其義其不言天地者六子之
用皆乾坤之用也邵子於前二節則以為明伏羲八卦於後一
節則以為明文王八卦所謂大道以多岐亡羊者矣

易逆數也

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邵子曰數往者順若順天
而行是左旋也皆已生之卦也故云數往也知來者逆若逆天
而行是右旋也皆未生之卦也故云知來也夫易之數由逆而
成矣此一節直解圖意若逆知四時之謂也謹案畫卦之次一
生二二生四四生八八卦重之而得六十四一齊都有無所
謂已生之卦未生之卦也且如其說則六十四卦當有一半順
數一半逆數下云是故易逆數也不遺却一半耶且云此一節
直解圖意豈是圖在孔子之前已有乎竊謂數往者順以既成
之卦而言八卦成列因而重之不假人力安排所謂順也知來

者逆以占筮之事而言象事知器占事知來預知吉凶悔吝所
謂逆也是故易逆數也明易為知來之用也必欲強以圖說牽
之雖曲為之說而終不可通矣

皇清經解卷七百一十九終

李進士羣經識小

九

漢軍生員樊封校

舜典

堯典及皋陶謨雖記唐虞之事而其書成於夏史之手故春秋傳引虞書之詞凡十而皆謂之夏書孔疏謂馬鄭王別錄題皆曰虞夏書以夏時之人記唐虞之事故於帝典則曰稽古帝堯於臣謨則曰稽古皋陶也古文尙書復有稽古大禹之文則似印板文字况尤而效之復有曰若稽古帝舜之文耶堯典自慎徽下皆爲一篇觀孟子引二十有八載五句亦曰堯典可見而曰若稽古二十八字其出尤後初出時梁武帝爲齊博士尙能直指其謬後世儒者何又出其下也孔壁古文安國所傳之本星情經解卷七百二十 李進士羣經識小

教胥子

堯典云命汝典樂教胥子注疏監本皆同案周禮大司樂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鄭注云若舜命夔典樂教育子是也俗本多改有作說文育字注亦引虞書曰教育子然則許鄭所傳之本皆作育也

夏擊搏拊

今孔傳云夏擊祝敔所以作止樂正義曰夏故擊祝鳴球王之擊搏拊鼓琴瑟以誦詠詩章又云以祝敔是樂之始終故先言夏擊其球與搏拊琴瑟皆當彈擊故使鳴冠於球上使下共蒙之也鄭氏以夏擊鳴球三者皆總下樂操擊此四器也樂器惟故當操耳四器不操鄭言非也謹案正義斥鄭以阿傳說又以已意問之若可據矣而其說多不可通通節皆直指樂器未有空言夏擊便可以爲祝敔者且祝以合樂敔以止樂既首言及之下文不當復衍祝敔二者亦非樂之所重且此處方言堂上之樂琴瑟與歌聲不掩玉磬聲清與堂下之笙磬頌磬不同故尊之堂上搏拊中實以操則其聲不喧雜故亦在堂上此時堂下之樂未奏合止之樂不當遽及傳以夏擊爲祝敔誤矣疏星情經解卷七百二十 李進士羣經識小

以鳴字冒下球搏拊琴瑟亦不辭不若鄭以夏擊二字總下數者之爲長也但案琴瑟難言夏擊竊謂夏擊止貫下鳴球搏拊二者若讀至拊字句絕琴瑟連下以詠二字爲句則文義自明且與下笙鏞以間句法正相類也周禮春官大師大祭祀帥瞽登歌令奏擊拊注云擊拊瞽乃歌也拊形如鼓以韋爲之著之以絙小師亦云大祭祀登歌擊拊戴記明堂位之拊搏樂記之曾守拊鼓皆謂是也尙書大傳云以韋爲鼓謂之搏拊白虎通云拊革著以絙其說並同也蔡氏以搏拊與夏擊相對則琴瑟固非可搏拊之物矣

笙頌

笙鏞以間今孔傳云鏞大鐘間迭也吹笙擊鐘蔡傳因之又引

氏之說謂鐘與笙相應者曰笙鐘與歌相應者曰頌鐘頌或謂之鐘頌鐘即鐘也上言以詠此言以間相對而言蓋與詠歌迭奏也又引鄉飲酒禮歌鹿鳴笙南陽間歌魚麗笙由庚爲證蓋以笙與鐘對言而以堂上堂下間歌釋間字殊欠分明謹案周禮既曉擊笙頌樂鄭注云笙在東方曰笙在西方曰頌儀禮大射注云笙猶生也東爲陽中萬物以生告成功曰頌而爲陰中萬物之所成葉氏以笙相應與歌相應之說非也其以鐘爲頌鐘亦未是下管以下皆言堂下之樂堂下間縣東方鐘磬謂之笙鐘笙磬西方鐘磬謂之頌鐘頌磬二者迭奏故云間若禮器云縣鼓在西應鼓在東又云樂交應乎下是也頌字古音容詩大序曰頌者美盛德之形容是也蓋笙頌二字以音近

皇清經解

卷七百二十

李進士羣經識小

三

梁岐

治梁及岐蔡傳云皆冀州山梁山呂梁山也岐山孤岐之山謹案蔡氏不從傳說蓋謂雍州山不當言於冀州耳不知梁山壺口雖有雍冀之分而其地相接壺口山漢志在北屈縣西今吉州西南是梁山漢志在夏陽縣西北今韓城縣是二山東西相望中間止隔一河則其爲一役無疑蔡氏又據爾雅及左穀二傳以證梁山爲晉地案春秋傳文十年晉伐秦取少梁梁山正傳在少梁其爲晉地甚明況自馬板以北以及上郡河西之地屬晉者多矣蔡氏豈謂晉地止於河東耶

恒衛

正義曰地理志云恒水出常山上曲陽縣東入沁水衛水出常山滹沱縣東北入滹沱謹案漢志代郡縣班氏自注云沁河東至文安入大河過郡五行九百四十里并州代郡南城縣注云滹沱河東至參合合當作戶入滹沱別過郡九行千三百四十里并州川從河東至文安入海過郡六行千三百七十里夫以并州之二大川禹貢不志恒之入沁衛之入滹沱源流不過數十里而禹貢志之殊不可解蔡傳又引薛士龍之說曰恒水東流合沁水至瀛州高陽縣入易水衛水合滹沱河過信安軍入易水案薛氏合沁水合滹沱之說甚確蓋即水經注所謂二水合流互受通稱者也志恒衛即志沁滹沱矣但下皆云入易水猶未盡合案水經注曰易水出北新城西北東入沁自下沁易互受通稱矣易水源短滹沱源長以大水會小水之例言之當云會不當云入集傳若改云恒水出真定府曲陽縣恒山東流合沁水至瀛州高陽縣會易水東北至文安縣入河衛水出正定府靈壽縣東北東流合滹沱河至信安軍會易水亦至文安縣入河方確

沮洳

沮洳會同蔡傳據自河出之離以釋離水誤矣詳爾雅釋水條下又疑離水即是沮水案離與沮南北縣隔禹時亦未有離水其謬已甚卽以字音言之離字從日佳聲讀若離沮字從水且聲讀若疽二字殊屬風馬字形又不相近何乃致疑

濕水

蔡傳云地志濕水出東郡東武陽至千乘入海程氏以爲此乃漢河與濕殊異然亦不能明言濕河所載未詳其地也謹案水經注所叙濕水源委分明蔡氏云未詳其地者疏也但諸儒言濕水者多說成雨水則由誤會漢書之故漢志東郡東武陽注云禹治濕水東北至千乘入海又平原郡高唐縣注云桑欽言濕水所出以今輿地言之東武陽爲曹州府之朝城縣漢高唐故城在今濟南府禹城縣西其地在東武陽東北約五百里釋地者誤於濕水所出之說謂濕水本出高唐自禹導河至大伾始分河之一支東北流首經東武陽至高唐合濕水自合濕水則高唐以南武陽以北之河皆被以濕名矣閻百詩四書釋地皇清經解卷七十三 李進士羣經識小 五

亦云濕者河之支流也止云水名安知非漢時出高唐之濕水乎如此則高唐自有一濕水此河之支流至高唐而與之會也不知漢志兩處言雖不同而其水則一惟不明河道遷徙原委故解說不通耳今以禹時水道言之則濕自受河於黎陽河之經流自黎陽而北濕川自黎陽而東所謂曬爲二渠者是也自周定王時河決而東數十里至長壽津乃北行津以西濕川遂爲河所占而其地猶近至漢成帝河決館陶以至永平時王景導河東行濕川至東武陽始與濕別而行濕川之南武陽以西濕川舊所行之地皆爲河所占而東武陽爲濕受河之始矣河又迤邐東北行至高唐縣界復絕濕而北東行至濕沃入海而高唐遂爲河濕交橫別流而出之地矣然則地志言濕水所出

濕水至高唐出河而東也其所謂出乃從白河出非別由山泉及平地而出也程大昌言此乃漢河者亦謂濕受河於武陽乃漢河而非禹河也若禹時之河由宿胥口北行東武陽高唐皆非河所經之地濕固不得云出自高唐其受河亦不始於東武陽矣

濕字本作濕從水濕聲俗改曰爲田省絲作糸而濕字遂與燥溼之溼混而爲一案漢志平原郡有濕陰縣千乘郡有濕沃縣皆因濕水得名字本作濕因濕溼相混遂訛濕沃作溼沃離其宗矣

潁誤爲河

浮于淮泗達于河史記漢書並同而淮泗無人河之道蔡傳因引許氏之說謂由潁由沛皆可達河謹案許氏所言汴水灋水乃鴻潁既開後事不可以釋禹貢其言泗受沛水卽湖陵入泗之潁泗水南流合潁亦不西注大野蔡氏之說終不可通檢說文潁字注云禹貢浮於淮泗達於潁從水苛聲案此則字本作潁隸書譌寫作潁後人以貢道多言達河遂去草作河經文既改并史記漢書諸本皆改惟說文傳習者少尙仍其舊且本解潁字亦不能改耳更案漢志山陽郡湖陵縣注云禹貢浮於淮泗達於河水在南漢時湖陵不得有黃河而水經沛水篇言潁水過湖陵縣南鄭注泗水引地理志亦曰潁水在南則漢志引書其本是潁字明甚今漢書作河後人所改也潁水上通沛下通泗青州言達沛此言達潁揚州言達淮泗脈絡貫通確然無

疑

三江

禹貢荊州云江漢揚州云三江既入周禮職方荊州云其川江漢揚州云其川三江蓋荊州止有江漢二水至揚州合彭蠡之後乃有三江之目二書所云若合符節今孔傳以三江既入震澤底定爲一事謂江自彭蠡分爲三八震澤從震澤復分爲三乃入海是三江有二矣蔡傳據庾仲初之說指松江婁江東江當之此三水者震澤之下三支流也禹貢舍三江之大川不志而獨志此三支流有是理乎謹案徐堅初學記引鄭氏書注云左合漢爲北江右合彭蠡爲南江岷江居其中則爲中江故書稱東爲中江者明岷江至彭蠡與南北合始得稱中

皇清經解卷七百二十

李進士羣經識小

七

也案鄭此注融會全勢曰左曰右曰中較如列眉與後北江中江前後經文一貫又恐人疑漢口彭蠡相距甚遠而釋其義蓋北江中江經文所有而豫章水之爲南江彰彰甚明故江水雖至漢口會漢必至彭蠡之匯對南江而始有北江之名既有南江北江而後有中江之名也蔡傳謂自漢陽合流數百里而後與豫章會又合流千餘里而後入海不可復指爲三則後導漾導江二節一則曰東爲北江一則曰東爲中江何以復指爲二乎不思甚矣

荊州言朝宗於海則并言其歸宿揚州言三江既入則并數其上流血脈貫通源委互見漢之入江在大別而復云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至彭蠡去漢口七百里而曰北會於匯東爲

中江蓋漢與江相較江流爲長故曰入江而其源遠流洪凡行四千里幾與江有勢均力敵之意非謂洛入河可比故謂洛入河其次在四瀆之後漢水入江其次當更在渭洛後而居導江之前知漢與江共爲一瀆而既志其入江必更志其入海也知此則知鄭漁仲謂東匯澤爲彭蠡十三字爲衍文之謬矣其餘若班氏之地志韋氏之國語注以及鄭注引郭景純之說紛紛錯出與禹貢三江無涉故可存而不論也

雲土夢

雲土夢作父古本原作雲夢土作父故傳云雲夢之澤其中有平土邱水去可爲東作畝畝之治自唐太宗改置土字於上解者遂多支離唐宋諸儒因謂雲在江北夢在江南不知雲夢一

皇清經解卷七百二十

李進士羣經識小

八

澤或稱雲或稱夢皆可春秋傳宣四年邠夫人棄子文於夢中杜注云江夏安陸縣有雲夢城昭三年楚子以鄭伯田江南之夢注云楚之雲夢跨江南北定四年楚子涉睢濟江入於雲中注云所謂江南之夢漢志華容編縣西陵皆有雲夢華容今監利石首二縣地編縣今荊門州西陵今蘄州蓋所謂方八九百里者其說不盡浮夸固不得強分爲二地也

梁州貢道

夾右碣石人於河言島夷之貢道也與梁州之貢道無與西傾因桓是來言織皮之貢道也亦與梁州之貢道無與厥貢繆繆銀繆磐磐梁州之貢也與雍州之球琳琅玕一也熊羆狐狸貔皮西傾因桓是來與雍州之織皮毳毼析支渠搜西戎卽敘一

也但文有詳略耳浮於潛逾於河人於渭亂於河乃梁州之貢道與雍州之浮於積石至於龍門西河會於渭納一也或曰經文於梁州則西戎之貢物在先於雍州則西戎之貢物在後何也曰宋蘇氏嘗言之矣雍州織皮以下十二字常在球琳琅玕之下浮於積石之上方與諸州先言貢物後言貢道之例相合蔡傳亦以爲然則其說可從也

漆沮

漆沮之水在雍州者不一詩所云自土沮漆荷與漆沮其水皆在扶風考扶風有二漆水其一則漢志扶風漆縣注云水在縣西說文所謂出杜陽岐山者是也其一則水經注謂漆水出杜陽之漆谿謂之漆渠即隋志所謂普潤縣有漆水者也此二漆皇清經解卷七百二十 李進士羣經識小 九

皆在渭涇之西與又東過漆沮不合林氏引詩以證漆沮非也沮則扶風無聞漢志北地直路縣注云沮水出西東八洛水經又詳其源委云沮水自直路縣東南流西南逕宜君川東南逕祓祠縣故城西又南合銅官水逕懷德城南東注鄭渠濁水亦注焉自是分爲二水沮水出東合澤泉東北入洛濁水東南絕白渠東逕萬年縣故城北爲櫟陽渠又南屈更名石川水又西南與白渠枝渠合南入渭又云俗謂之漆水又謂之漆沮水是酈以濁水爲漆水也寰宇記云華原縣漆水自東北銅官縣界來合沮水是以銅官水爲漆水也程大昌雍錄謂禹貢漆沮惟富平石川河正當其地胡朏明取之然石川河水即濁水程氏之說仍以濁水爲漆水蓋亦據酈注爲說而酈云俗謂之漆水

則是後世土俗之稱以釋禹貢終無確據謹案今孔傳於漆沮既從下云漆沮之水已從入渭並不言其出入於導渭下云漆沮二水名亦曰洛水出焉按北夫既云二水名又云亦曰洛水騎牆甚矣但漆沮亦曰洛水之說則固有所受之今案水經注云渭水東逕華陰縣北洛水入焉閼駟以爲漆沮之水顏師古漢書注云漆沮即馮掖之洛水詩瞻彼洛矣正義亦引此漆沮云洛水與漆沮是也與東都伊洛別矣夫洛水爲雍州之大浸職方輿記並列渭三川震與涇渭並列禹貢不應舍此大水不志而志漆沮之二小水而禹主名山川又不應雍豫二大水同名爲洛豈職方之洛在禹時自名漆沮而商周之際始名洛水與漆沮既改爲洛而雍州之水有漆有沮又復相亂遂難反皇清經解卷七百二十 李進士羣經識小 十

其本矣

六卿

甘誓乃召六卿蔡傳云六卿六卿之卿也案周禮卿大夫每卿一人平居無事則各掌其卿之政教禁令而屬於大司徒有事出征則各率其卿之一萬二千五百人而屬於司馬所謂軍將皆命卿者是也謹案蔡氏所據者周禮而不知周禮之卿大夫非分職之六卿也其說依倣鄭康成而不知康成之解卿大夫亦未嘗以爲六卿也周禮卿大夫之職曰受教法於司徒以歲時上其書小司徒之職曰頒比法於六卿之大夫其爲司徒屬官明甚不得以其有卿之名而遂以爲六卿也賈疏曰鄭大司馬注云軍吏選於六官六卿之吏爲之既六官六卿並言故

知別置不得以鄭氏誤解鄉老遂以為鄉大夫亦當循例也又案孔疏云天子六軍其將皆命卿周禮夏官序官文也鄭氏云夏亦然則三代同也然則此所召之六卿即六軍之將也下云六事之人盡呼六軍之士也經義瞭然何必強傳鄭氏之說自尋無限葛藤耶

河南夏都

仲康之立注疏謂羿廢太康而立之金仁山謂羿代夏政必不奉仲康而為之臣仲康之立蓋僑國河南而未能返於安邑其說良是但不知距河之後太康仲康及相立國何地考地志今陳州府太康縣為夏太康所築城縣以此得名又案春秋傳衛遷於帝邱成公夢康叔曰相奪子享則相之都帝邱亦可知矣

皇清經解

卷七百十

李進士羣經識小

十一

蓋羿從雄據西北仲康轉徙而東畏其逼也且五觀之地在今觀城縣斟灌斟尋二國一在今壽光縣一在今濰縣有鬲氏在今德平縣附近相依理當然也泥使澆滅斟灌斟尋及夏后相而處澆於過處葢於戈過在今掖縣戈在宋鄭之間蓋亦制夏之遺策使不得逞也而少康之光復舊物其事為甚難而其績為甚偉矣

五邦

五邦之說今孔傳謂湯遷亳仲丁遷斟河夏甲居相祖乙居耿並盤庚遷般為五邦蔡氏謂以文勢考之則盤庚之前當自有五遷因疑祖乙兩遷而不能堅持其說謹案序文祖乙圮於耿則未圮之先已遷都於耿矣史記殷本紀云祖乙遷於邢蓋因

紀也索隱曰邢音耿近代本亦作耿則邢耿為一矣其所以混為一者不過以書序言耿不言邢史記言邢不言耿耳不知邢之與耿字形聲音皆不相合不得混為一地也如謂一人之身不當再遷則蕩析離居將聽之乎閭百詩云邢國故城在邢州外城內西南角即祖乙所遷其地與耿東西相距約八百里判然兩地且以殷時河道言之邢亦大河所經之地然則盤庚之遷蓋自邢而遷也分耿與邢為二而五邦之數可符矣

正義云據文圮於耿謂遷來於耿為水所毀更遷他處故言毀於耿耳非既毀乃遷耿也盤庚云於今五邦及數之惟有亳相斟耿四處知此既毀於耿更遷一處盤庚又自彼處而遷於般耳鄭云祖乙去相居耿而國為水所毀於是脩德以禦之不復

皇清經解

卷七百十

李進士羣經識小

十二

徙也錄此籍者善其改政而不徙如鄭所言稍為文便但未可依信也案疏說甚當而不取遷邢之說者疑史記不足據耳然太史公去古猶近歷遊名山大川遷邢之說必有所受故杜佑謂遷邢即邢州也且仲丁河夏甲盤庚諸篇皆為遷都而作則祖乙亦即遷都之事康成謂善其不徙者誤也且曰脩德以禦之亦是意為之說盤庚當日何不脩德以禦之乎釋文馬云五邦謂商邱亳斟相耿也正義引鄭云湯自商徙亳數商亳斟相耿為五

美文

洪範於其無好德蔡傳云於其無好德之人謹案史記微子世家載此書無德字集解引鄭康成注無好於女家之人謹賜之

以爵祿其動作爲汝用惡觀此則知鄭所傳古文元無德字與史記同也蓋是節昌字與上明字爲韻穀字與家寧字爲韻好字與咎字爲韻音義兩合理無可疑後人誤衍德字者蓋因上節子攸好德之文而誤耳

頤義爲韻

無偏無陂陂字古本作頤唐明皇以其韻不諧遂改頤作陂不知義字從羊我聲古音本讀若俄凡儀儀等字從義得聲者皆在歌麻一部明皇不知古音輕改經文正猶宋胡氏不知儀之音俄而改易漸上交陸字作逵以爲叶韻也

顧亭林曰義字古讀若我易象傳鼎耳革失其義也覆公餗信如何也禮記表記仁者右也道者左也仁者人也道者義也皆

皇清經解

卷七百二十

李進士羣經識小

五

其證宋王伯厚曰宣和六年詔洪範復舊文爲頤而監本猶仍其故然史記及呂氏春秋引此書至今皆仍作頤也案陂字古音亦讀若逵

子孫其逢

身其康頤子孫其逢吉先儒逢吉二字通讀謹案此節通體用韻當讀至逢字句絕與上文五從字一同字音韻正叶吉字另作一句與下文五吉字二凶字體例更合逢訓爲大釋文引馬融云逢大也猶言其後必大耳禮記儒行衣逢掖之衣鄭注逢辭大也又訓爲豐豐亦大也禮記玉藻縫齊倍要鄭注云縫或爲逢或爲豐是古逢豐聲義皆同也體例訓詁聲旨三者皆合理無可疑

頤命宮室

頤頤命一篇古人宮寢之制瞭然在目其曰南門應門也其曰畢門路門也曰廟閭南嚮爾雅戶牖之間謂之扂是也曰西序東序爾雅東西牆謂之序是也曰西夾西序序外西夾室之前堂也西房東房即儀禮左房右房是也賓階阼階與左塾右塾南北相對東堂西堂即東西夾室之前堂也東垂西垂東堂西堂之階上也側階北堂之階上也以其邊遠故名曰垂以其無偶故名曰側也惟房夾制度則注疏糾纏之至孔傳云西房西夾坐東東房東廂夾室孔疏因云房與夾室實同而異名天子之室有左右房房即室也以其夾中央之大室故謂之夾室此坐在西廂夾室之前故繫夾室言之又云上云西序東鄉東序

皇清經解

卷七百二十

李進士羣經識小

五

西鄉則序旁已有王之坐矣下復云在西序東序者明於東西序坐北也又云西序即是西夾西夾之前已有南嚮坐矣西序所陳之寶近在此坐之西知此在西房者在西夾坐東也東夾室無坐故直言東廂夾室陳於夾室之前也謹案經文既曰西夾又曰西房則西夾與西房判然爲二不得云實同名異也夾字從大從夂凡在兩旁者皆可稱夾不必以夾大室爲名也其言所陳之寶在西序東序明於東西序坐北者不知孔氏以爲在序內與在序外與抑序即爲東西之兩墻而序外無復東西廂與其謂西夾之前既有南嚮坐西序所陳之寶在此坐西房所陳之寶在西夾坐東則此數寶在空虛之地無復西房之可言矣且如其言在西序東序者即在房中則東序西序東房